

诗学的范式

石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诗学的范式

石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学的范式 / 石厉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59-7934-5

I. ①诗… II. ①石… III. ①文艺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367 号

书 名	诗学的范式
作 者	石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9.25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934-5
定 价	9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辑

诗歌第三代	3
诗 性	8
我的意见	13
我与诗	16
缅怀远古诗歌	21
中国古诗与文化启蒙	35
诗岛读诗	38
写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边上	45

1

第二辑

郑敏的诗:像自然教她做的那样	51
裸 露	64
《激情中国史》的两难境地	73
李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诗歌巨匠	78
远山的召唤	100
读《胡同口的生意人》所想	124
关于《想象死亡》	127



江山为助笔纵横	131
《日落莫高窟》的戏剧化特征	142

第三辑

当代文学的困境	149
“报告文学”的荒谬	160
“报告”一遇“文学”就开始说胡话	168
缺失理论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170
对陈思和教授文学批评的批评	172
近日不闻秋鹤唳 乱蝉无数噪夕阳	182
也谈散文	192
中国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高度	197
文学如何被拯救	199
文艺批评的高度	203
再谈文学的虚构与非虚构	210
文学需要飞翔	216

第四辑

经学系辞	223
天将降大任于儒家思想	225
地平线	227
告诉丁东、谢泳：文化领袖要不得	233
丢弃儒家文化是我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	236
近读阎纲《贺敬之别传》	243
判定孔子为杀人犯是学术上的无知	245



胡适批评毛词《蝶恋花》有待商榷	248
虚假的学术	251
哈萨克人的故事略论	257
写在一本书的空白处	270
高占祥“文化力”观念笺注	276
乐 传	284

第五辑

3

意识的深处	293
中国远古人心中的至圣	305
界 限	310
超 越	314
质问上帝	316
感 恩	320
思想的星空	326
王 者	333
自然越来越不自然	339
苏格拉底的洞穴	345

第六辑

郭沫若与巨赞	353
从人道的角度让我为文怀沙一辩	362
批文怀沙仿佛“文革”寒风卷土重来	367
对文怀沙的恶搞可以休矣	377
狼与狗	380



沉重的翅膀	385
汶川大悲后,追悼韩学本	394
韩学本先生辞世一周年祭	405

第七辑

迷失在天上的加缪	409
圈 套	425
重评陈寅恪	435
李陵的悲怨	447

第八辑

中国美术思潮近观	481
茶 道	485
吃茶止观	490
垂 钓	493
不一样的山水	498
周氏山水画叙	502
薛从伦画传	505
梅墨生画赞	512

第九辑

大 海	517
花 儿	522

江 恋	534
京 城	550
镜 子	553
说 酒	557
地铁里的开始	574
高贵的鞋匠	578
盲 人	583
童 年	586
玩 者	591
在路上	596
飞 翔	601
往事如烟	605
儿 子	613
办公室	615
云梦游女	617



第一辑



诗歌第三代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诗歌一直处于先锋的地位和最敏感的区域，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随着诗歌艺术的首先变革而变革。因为几十年以来文艺与思想的僵死与陈旧，文艺需要被启蒙，诗歌正好担当起这个责任，但是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诗歌因为水平太低无法紧随其后，而那些民间自办的油印刊物上的诗歌作品成了真正引领汉语诗歌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文艺向一个已经看得见的高峰攀爬的向导。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一是因为，民间大野是思想真知的渊藪；其二是因为，相比长篇大论的理论和低俗繁杂的小说故事，诗歌简捷、典雅、便于刊布流行。优秀的作品一旦流行起来，它就深刻地影响人群。毫无疑问，诗歌就是这场文艺复兴的旗帜。那么直至现在，当中国其他文学艺术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层次的时候，诗歌又出现了一个更新的层次或阶段，那就是中国诗歌“第三代”。

八三年秋天，我们一些大学校园的诗友们聚在一起谈起了中国诗歌出现的新倾向，觉得有必要总结中国诗歌发展到新阶段的成果，就出了一本刊名为《第三代》的油印诗歌刊物。在这以后四川的《大学生诗报》、《现代主义同盟》以及南京的《他们》等都相继推出，这些



在大学校园里产生的油印刊物，是我们《第三代》的同盟。《第三代》寄出去收到了虽说意外但也在意中的效果。后来著名美学家、我的老师高尔泰在《文艺报》发表的《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旋律》一文中谈了他的看法。八六年八月底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当代新诗理论研讨会”上有人又介绍了《第三代》。八六年第六期《当代文艺思潮》上有文章评论说“第三代”可能是中国真正的现代派。诸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第三代”这个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我们的划分是：建国以后真正的诗歌第一代是北岛他们，北岛的那些追随者们是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有人提出了貌似纠正性的说法，说文革以前的那些诗人们是第一代，北岛他们是第二代，你们是第三代。从原则上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将那些文革以前歌功颂德的伪劣作品也算作第一代作品，那么这种划分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文革以前中国当代文坛大概没有出现过多少能称其为文学作品的作品，如果不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学就难以往前整体推进了。中国诗歌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大国，如果容忍那些幼稚低俗的作品存在，那对我国整体的诗歌水平是一种大幅度的降低，对中华民族在诗歌史上曾经出现的辉煌是一种嘲弄。

我们知道，北岛他们的诗歌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致命的地方，那就是以理性为诗歌本体。什么现象，什么生命里程都在理性的统摄中进行诗歌式的分析回答。他们反对人之外有一个上帝存在，但当他们创造作品的时候，却把自己填充成上帝的形象，并且不惜以上帝式的扮相和读者对话。打倒了人之外创世的上帝，却把他们



自己打扮成人们精神的上帝。这就是从一个角度纠正了错误，又从另一个角度犯了这种错误。而北岛他们稍后的那些诗人们，由此才有了更加非凡的举动，干脆用他们仅有的一点理性来思考那些关于上帝的传说，只是把他们思考得到的一些语无伦次的零碎过程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美其名曰：“史诗”。这些诗人们以江河、杨炼等为代表。如果所谓的“史诗”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绝对相信，读这样的史诗还不如直接去读有关上帝的神话传说更让人觉得有趣。这里边有着不可言喻的道理。而“第三代”由此受了这种种非凡的启发，却不写什么“非凡”的诗。我们写了大量表现一般人的生状态以及表现广普意义上的人类情感的诗，我们思考的是与北岛他们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更多描述的是处于这个特定环境下他们的迷惘、孤独及渴望，并且北岛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时代和政治。而“第三代”绝对安于大的现状，不对政治和时代轻易发表那些不成熟的见解，再说我们尽量不去招惹那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时代和现实需要，我们也会义不容辞。我们之所以愿意去探究人生或生活的细节，是为了发现那些真正支配我们生命与生活的普遍性内核，而剔除那些已经腐烂的果肉。这可能也与我们年轻、敏感不无关系。有许多浮在现实表面的现象其实与创作并无必然的联系。艺术创作上，我们主要关心作为人类普遍意义而存在的人的情感和人生经验。由于这些内容上的明显变化，我们在诗的表现形式上还注重追求口语化：节奏的口语化、语言的口语化。如果说在北岛他们的诗中还有着理性造成的不自然的痕迹，“第三代”的作品则试图寻求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就连诗的形式也包括在内。另外，如果说北岛他们的诗中还有什么由于理性而形成的不真实的虚构概念的话，“第三代”则尽量避免不真实的东西，而尽量表现更高意义上的真实。

还有，“第三代”的时代不会再有一人称霸，一人大出风头的时候了，“第三代”的舞台是一个奇异的舞台，但又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场面。那就是想出场的人都可以出场，只要你能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完全是用作品来发言，没有什么代表性人物，许多人只有几首响当当的好诗罢了。因为他们推崇的只是诗，是作品，而不是推崇创造了作品的人。推崇创造了作品的人，那是一种错觉，是一种非自然的现象。一件作品的永恒，并不代表这件作品的创造者的永恒。创造了好作品的人，也可能并且很可能还要创造出次品，甚至废品来。人不是天才，不是上帝，为什么要成为别人的救世主呢？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这种意义上，“第三代”把作家看得很不重要，直至把自己看得很不重要。这和以前大有区别。

以前的艺术家们、作家们，把人、把自己看得至关重要。“第三代”的诗人们以为这是虚幻的，最其码不符合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主体事实上并不是人。人更多时候都是无法主宰自己的，更谈不上主宰什么世界。在世界中，人们真正崇拜的不是什么人，而是崇拜不是人的其他物，甚至可以抛弃自我，同化于对某种事物的追求之中。就拿僵死的物质来说，在世界的位置，也要远远胜过人这种东西。即使人是重要的，那么物质也是重要的，甚至物质还可以以其僵死性来限制人，人常常



成为物质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永远成为物质世界的牺牲品。而在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对于这种现状因愤愤不平而提出的某些呐喊式的号召，更重要的是描述这种真实世界的真实面目，描述这种人生的荒诞和绝望。我们的目的也不在于空洞地提倡关于人的某种学问。所谓的人道主义那只是试图想打破以物质世界为主要秩序的世界的稳定而已，是一种叫喊人应该怎么样的空洞的倡导而已，它对于人所处的困境几乎无能为力。那些虚伪的人道主义者们当他们面对人类真实的存在状态时，显得束手无策或软弱无力。甚至，他们面对人类这种深刻的存在状态时从根本上就是迟钝和冷漠的。而真正的艺术作品给人们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一个客观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零散的和主观性的世界。主观性的东西，那是一种评价或批评的状态，是一种理论的状态而非艺术的状态。

现在，有好多人都把理论式的主观印象也纳入了作品，还有些人用纯理性或纯概念性的东西来创造和把握作品，这无疑是一种失误。我并不试图反对理性，但我反对用理性来堆积作品。本来在康德美学中，这种错误早已被澄清了，康德以后西方的一流艺术家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了。但是中国有那么两代艺术家们甚至更多的艺术家们仍然在用理性建构作品，虽然这时的理性已经比以前的理性深刻多了，但是相对于真正的作品来说，它还是肤浅的。

（1987年1月写于兰州大学，原刊于1987年第2期
《丝路论坛》）



诗 性

不管在多么污浊的空气或环境中，生活无论多么艰难或者精神如何疲乏，真正能使人灵魂爽然与安静的，也最让我心向往之的，不是让人欲念又起的小说故事，也不是那些让人昏沉其中的偏执学说，而是一些优秀的诗歌，或者那些众多的优秀作品中泛起的诗性。

诗性犹如人之血性。血是维系人生命的东西，诗也是维系艺术生命的东西。我常常阅读无论是何种体裁的文艺作品，那种隐隐约约牵动着你的、在你的心灵深处像灯火一样闪烁的，一定是从形式或内容的各个方面都能概括整个作品的一种抽象细微而又坚硬灵光的东西，这东西给人一种至美的感觉，它能顷刻间覆没你所有的杂念，让心灵骤然震撼而归于寂静。这就是诗性。这恐怕也是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用“诗学”的原理来统驾一切艺术原则的缘由。“诗性”对于那些优秀的作品来说，确实是存在的。屈原为了官场利益的失落而述《离骚》，按理说这种动机是庸俗不堪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他抒写时表现出的优美才使他骚动的内心得以暂时的安宁；孔子因施教于人删编《诗经》，其动机也有可疑，但那些诗歌确有许多是抒情而又朴素的，许多质朴的抒情其自由与象征也是今天的作品所达不到的。其状态自然得就像



为了结果而开花一样，花却使之不朽。《红楼梦》，表面来看，诗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就其意义来说，这部作品中对人生的比喻也绝对是诗的。国外的作品更是举不胜举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诗歌在我的欣赏中直接占据了永久的位置，她的简约、准确与典雅是任何形式的作品都无法替代的，大概许多人都喜欢我国的陶渊明、李商隐、李白、杜甫等等，大概也都喜欢法国的波特莱尔、德语国家的里尔克。像里尔克的诗犹如三秋树，删繁就简的晴朗能透彻你的身心；波特莱尔那种病态的悲哀却是那么的华丽，他凄楚动人的风格，我怀疑来源于《圣经》中的《雅歌》和《伊米利哀歌》。人类流传下来的史诗以及优秀的诗歌太多了，它们常常使我的内心如绵羊似的白云一样被悠扬与遥远所牧放。可惜的是，许多人现在却对诗贬损不已，对小说偏爱有加。看看，近几年，报刊中诗歌几乎都看不见了，能看见的大多是让人不甘心去读的。就其原因，诗性或优秀的诗歌总是不愿同流合污。在80年代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优秀的诗歌总是在地下活动，那时候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大量的诗作只能在自己制作的油印刊物上发表，然后在极为有限的朋友圈子里交换和流传。这些诗歌现在看来虽然处于幼稚以及探索时期，但是在艺术上还是非常纯粹的，其水平比当时公开发表的诗歌总是高出许多，而那些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低劣的诗歌却趁机变成了人们阅读时饥饿胃口的食粮。转眼之间，当人们通过其他方式在精神上有所感悟有所满足时，便对他们眼中的当代诗坛深恶痛绝。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诗歌后来受到冷嘲热讽或边